

# 唐小人說選



上海開華書局版

中華民國廿二年八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九月出版

唐人小說選

每冊實價六角

編者 龔學明

發行人 高 圮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號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上海北河南路通海里

發行所 開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總經售者 中學生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全國經售處

北平佩文齋書莊 天津佩文齋書莊 濟南東方書社 青島中華書局 南京花牌樓書局 武昌太平洋書局 長沙民智書局 廈門新文書局 汕頭文明商務書局 廣州共和書局 太原晉新書社 西安西安派報社 開封豫文書莊 西安西安派報社 重慶平民書店 杭州開明書局 南昌文明書局 南甯強華書局 雲南開明書局 上海開明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 唐人小說選

## 目次

古鏡記【王度】	一
補江總白猴傳【無名氏】	九
開元升平源【吳兢】	一二
遊仙窟【張文成】	一四
離魂記【陳玄祐】	四二
上清傳【柳理】	四三
李章武傳【李景亮】	四五
李娃傳【白行簡】	四九
三夢記【白行簡】	五七

柳氏傳【許堯佐】……………六〇

柳毅傳【李朝威】……………六三

枕中記【沈既濟】……………七二

任氏傳【沈既濟】……………七五

牛應貞【牛肅】……………八一

吳保安【牛肅】……………八三

鶯鶯傳【元稹】……………八八

霍小玉傳【蔣防】……………九五

古嶽瀆經【李公佐】……………一〇二

南柯太守傳【李公佐】……………一〇四

謝小娥傳【李公佐】……………一一

廬江馮媼【李公佐】……………一四

湘中怨解【沈亞之】……………一五

異夢錄【沈亞之】	一一七
秦夢記【沈亞之】	一一八
馮燕傳【沈亞之】	一二一
東陽夜怪錄【王洙】	一二二
楊娼傳【房千里】	一三一
徐佐卿【薛用弱】	一三三
蔡少霞【薛用弱】	一三四
王維【薛用弱】	一三五
王渙之【薛用弱】	一三七
章宥【薛用弱】	一三九
長恨傳【陳鴻】	一四〇
東城老父傳【陳鴻】	一四四
崔書生【牛僧孺】	一四八

元無有【牛僧孺】……………一五一

張佐【牛僧孺】……………一五二

岑順【牛僧孺】……………一五五

齊推女【牛僧孺】……………一五七

郭元振【牛僧孺】……………一六〇

周秦行記【韋瓘】……………一六三

杜子春傳【李復言】……………一六六

張老傳【李復言】……………一七一

楊恭政【李復言】……………一七四

張逢【李復言】……………一七七

定婚店【李復言】……………一七九

薛偉【李復言】……………一八一

李衛公靖【李復言】……………一八四

隨遺錄卷上【顏師右】	一八六
隨遺錄卷下【顏師古】	一九〇
王孚冲【皇甫枚】	一九二
王知古【皇甫枚】	一九三
步飛烟【皇甫枚】	一九八
無雙傳【薛調】	二〇二
陶峴【袁郊】	二〇七
圓觀【袁郊】	二〇九
嬾殘【袁郊】	二一一
紅綫【袁郊】	二一二
崑崙奴傳【裴劍】	二一六
聶隱娘傳【裴劍】	二一九
裴航【裴劍】	二二二

崔焯傳【裴鋼】	二二五
冥音錄【無名氏】	一三一
靈應傳【于逖】	一三三
虬髯客傳【杜光庭】	二四二

—完—

## 古鏡記

王度

本篇見太平廣記二百三十卷，原載異聞集。作者王度生於唐明皇初，武德中卒，太原郡人，兄爲大

儒王通，歷任御史、著作郎、芮城令等。所遺著作不過這一篇古鏡記。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遠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書。後世數千載之下，

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白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斃，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羸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緘，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諠。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

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奇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燄，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諺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嘗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

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善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善。蘇公自撰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常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汾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善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日，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勸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勸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勸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勸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臍。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

一叢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以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度便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旣而坟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卽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於衆，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承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

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勸。勸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口，與之決別。勸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勸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卽以與之。勸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眞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勸棲息止。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勸曰：『何人斯居也？』」勸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勸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勸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縣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間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神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大霧浸堤壞阜。」勸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鱗細大於臂，首紅頰白，身作青黃間。

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鱈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勸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彘，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珂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卽安，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鷄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鷄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勸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麴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能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旣近，未可渡南。若不廻舟，吾輩必葬魚腹。」勸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壺置散走。舉帆翻鬪，直入南浦。然後卻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勸周牌，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效。勸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勸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勸停處。勸謂

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違命敬爲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卽靚粧銜服。黃昏後，卽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卽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樞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窗樞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眞至廬山，婆婆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臆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尙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鄉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鄉，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卽時西首秦路，今旣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

若龍虎咆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 補江總白猴傳

無名氏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四十四卷，這篇傳記在唐宋時極爲流行。歐陽紇子名詢，唐時實有盛名；但詢聲聲縮項，狀貌似猴，所以當時有人做這篇傳記來譏嘲他。作者何人不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蔣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徽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人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卽已失妻矣。門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卽深陵險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糲，巖栖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